

# 葡萄牙音樂之旅

(原載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澳門日報)

伍星洪

葡萄牙音樂之旅

第二樂章

第一場音樂會安排在八月九日舉行，地點是位於里斯本鬧市的 Igreja Santa Catarina。那天早上八時四十五分，林敏柔小姐、Mariada Graca 與我一早往現場視察。這聖堂建於一六四七年，裝飾華麗，屬洛可可風格。甫進入，左方供奉的苦難善耶穌像便吸引我的注意，因為澳門也有一尊聞名於世的同名苦像，每年都舉行盛大巡遊。當時，工人正裝置三腳琴及合唱團用的梯級。聖堂殘響恰當，坐在後面也聽得清楚舒服。由於調琴消耗了不少時間，以致綵排時間要延後和相對緊迫，嚶鳴合唱團唯有在堂內另覓練習空間，亦因此，對演出現場的聲音效果未能充分適應。這天天氣很熱，氣溫高達卅五度，幸好聖堂內仍感覺清涼。

音樂會於下午六時半舉行。這裏的居民習慣暑假外遊，就算區神父曾就讀的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也因假期而關閉，因此聽眾數目顯得較疏落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仍落力演出，聽眾都聽得很專心，多次熱烈的掌聲不斷鼓勵着演出者。無論如何，這是行程中的第

一場演出，八小時的時差，對環境的適應程度和熱身不足等都影響了演出，這場表現只可說是中規中矩，並無令我驚喜的表現。出席的嘉賓包括前澳督韋奇立伉儷、前文化學會主席布嘉麗女士、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羅立文先生及澳門之家主席等，他們都說澳門民間的音樂團體前來表演很罕見，他們對演出表示讚賞，尤其難得的是能聽到他們的老朋友區神父的作品，韋奇立伉儷對交流團表現得很親善和熱情，除了祝賀演出成功外，還說碧谷島很美麗怡人，又預祝我們演出成功，更叮囑我們一定要好好享受碧谷島的美景。

### 第三樂章

八月十日，交流團展開往區神父家鄉的旅程。因機位不足，十人須早上五時半出發，其餘五十餘人中午乘搭葡航飛往 Faial 島的 Horta 市，再乘渡輪往區神父的出生地碧谷島，入住精緻舒適的 Hotel Caravelas，酒店外貌簡樸，甫進入大堂，但覺雅致清爽，整潔不華，我入住的房間，空間闊落，陽台近看酒店泳池，遠眺島上美景，人工與自然渾然一體。晚上八時，碧谷島的太陽似乎在等着迎接我們，於是我們就在酒店的露天大平台迎着熱情洋溢的陽光吃晚飯，大家一面品嚐當地的美食，一面欣賞變幻的晚霞，一方秀食，一方秀色，兩者皆可餐，真個“食色性也”。

八月十一日早上十一時半，交流團乘車環島遊覽碧谷島，並到訪區神父出生地卡蘭德里亞(Calendaria)，尋找區神父的足跡。當抵達卡蘭德里亞時，導遊說這裏便是區神父的家鄉，但已經“滄海桑田”，他幼時住所的確切地點已難辨，親人亦已搬到 Faial 島的 Horta 市定居。於是，我只能在那裏蹣跚，深深呼吸着這裏的“靈氣”，試圖從中感到一點甚麼。

為了預備當晚九時半在區神父出生地碧谷島舉行的音樂會，交流團下午折返 SantaMadalena 聖堂進行綵排時已是下午四時半。聖堂內設的電風琴很合用，但由於物資缺乏，細小的碧谷島只能為音樂會安排一台直立鋼琴供演奏用，小祭台前與聽眾座位之間的可用空間較狹小，也幸好是直立鋼琴，否則，三腳琴便難以適當擺放。聖堂大祭台前的穹頂空間亦不大，六十人分四行仍顯得擠迫，但這聖堂的殘響效果很好，聲音飽滿結實，回音又不太多，無論鋼琴和風琴，以及獨唱和合唱，聲音的輕重、漸變、速度都在這空間獲得如實的反映。

鋼琴獨奏作品綵排完畢時已逾五點，合唱聲音一出，令我大吃一驚，聲音顯然疲態畢露，這是幾個小時遊覽，加上其間人員恣意談笑，這時又屆黃昏時段，聲音焉能不疲。至此，只能選唱一兩個樂段，便草草收場。退場前，我忠告各人要讓聲帶好好休息，

希望能恢復狀態。

晚上九點半，此行的主要目的——將區神父的作品帶返他的家鄉碧谷島的音樂會，在林敏柔小姐充滿信心和沁人心田的鋼琴聖樂流動下徐徐展開序幕，一曲又一曲的獨奏作品支配着滿場聽眾的情緒；到嚶鳴合唱團表演了，我懷着忐忑的心情，自覺地以鼓勵的目光掃視蓄勢待發的合唱團隊，靜默片刻後，我雙手利落一揮，《乾坤與妙法》整齊、結實和充滿生命力的雄渾歌聲，霎時灌滿了聖堂的每個角落，此時，我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了，合唱團的聲音已恢復常態，團員都唱得專注和投入。音樂會已進入狀態，無論是鋼琴、獨唱和大合唱的作品都打動着聽眾以認真和投入的演繹。融合東西方文化元素的音樂加上同質血液的精神效應，台上台下的膚色已不分，人類的語言亦已多餘。此時，只有音樂，區神父的音樂。最後，高潮來了，大合唱波瀾壯闊的天籟嘎然而止於《謝主曲》最後一個休止符，和諧高亢的歌聲仍在空氣中迴盪時，熱烈的掌聲已爆響，聽眾紛紛起立致意。我們此行最重要的任務達成了！

八月十三日早上，交流團要乘船往 Faial 島的 Horta 市，下午再乘機飛往特西亞島(Terceira)的安卡亞市(Angrado Heroismo)舉行最後一場音樂會。在 Horta 市遊覽了至聖救主大教堂，聖堂巍峨肅穆，

主祭台右側的小祭台旁有一方形石碑，上面寫着“本堂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聖體瞻禮日受澳門高若瑟主教祝聖”。我即時想起區神父正是於這年由他的叔父高若瑟主教帶到澳門來的。據劉炎新神父說，那個年代，這裏生活困難，窮人家都設法讓子女出外謀生，區師達和當時多名的亞速爾的男孩子，都是這樣被帶來澳門聖若瑟修院受教育，後來有些升了神父的，澳門二十世紀的主教，如高若瑟、戴維理、高秉常等都是亞速爾人。

我們翌日舉行音樂會的主教座堂，外型風格上與碧谷島的聖堂很相似，但採用黃中透紅的較清爽的顏色與主色白色相間，聖堂的左側樹立了巨型的教宗保祿二世像，聖堂前的又長又闊的石級結構，令聖堂看起來份外巍峨；然而，內部廣闊的空間結構以較暗的灰色的廊柱為主，裝置很樸素。堂內設有兩部風琴，老舊的管風琴設在經樓上，聲響輝煌壯麗，音色與區神父的《謝主曲》和司馬榮神父的《頭上的金冠》很相配；另一部設在祭台右側，屬荷蘭品牌的電風琴，音色清爽透亮，我們用它來伴奏其他的歌曲。聖堂空間寬大，但殘響不算多，聲音效果卻涓細幽雅而敏感，輕聲也能遠傳。（二）

伍星洪